

瓢泉山水

吴有君

辛弃疾寓居带湖时,在1186年访问过瓢泉,那时叫周氏泉,是他后来改称现名。何也,一则有形。“规圆如白,直规如瓢。”二则有意。说是孔子弟子颜回,甘愿陋室,一竹篮饭,一木瓢水。辛弃疾遭打击,心态同于颜回,写出《水龙吟》乐天知命,一瓢自乐。

改名后,辛弃疾又收购了瓢泉。《洞仙歌》中便此地,结吾庐”晒出了他的心意。有研究者推测,他遣情别恋“除了风水诱惑,大概是俸禄不足以支持不耕不种的稼轩时日”,需躬耕田亩,补贴家用。他说过:“人生在勤,当以力农为先。”

辛弃疾再次被当政刷了下来,是1194年,那时,是福建安抚使。这也成全了他欲在瓢泉建居所的时间。翌年春天,他就完成了先期建设。世道多变,人生诡异。他在瓢泉“留一手”,真的有了“第二条活路”。1196年,带湖居所遭遇一场大火,家园失去了。为何失火,这道谜叩问世人几千年。

如此,辛弃疾全家只好转场,瓢泉时光正式开启于1196年。十余年,他既农耕又搞基建,更不缺饮酒挥毫,长歌相对。“男儿到死心如铁,看试手,补天裂”,就是他陈亮应和词赋中感人至深的一句。据说,他在瓢泉作词250余首,今天,可以读到的还有173首。这些作品融入了鹅湖山、状元山等等元素,倾泻了作者对铅山风光的一往深情。

至于瓢泉,辛弃疾当然有形象的“壁画”,总能激起后人对瓢泉的遐思与向往。“飞流万壑,共干岩竞秀”,这是《洞泉歌》中的一句。《南歌子》更细腻:“清溪流细侵阶,凿个池儿,唤个月儿来。画桥频波动,红蕖尽倒开。”

瓢泉,位于铅山永平镇期思村瓜山脚下,距上饶市区不足百里。辛弃疾诞辰880周年(1140年5月生)的清明时节,我们开启了一段探幽寻访。在上饶市作协副主席、铅山县文联主席丁智的引领下,我们从城区向瓢泉出发,但见提升过的快速通道以及交替出现一段又一段的古驿道,不时递送古镇、古城、古寺和古亭等往

昔的标签。内心的感觉如辛弃疾一样,在畅饮一盅陈年老酒。一级再一级递进的大小山门,司仪一般伫立两端又雅致地退去。顺着主人的指认,高耸雄浑的鹅湖山扑面而来。丁主席介绍说,在铅山所有乡镇都可以看得到慷慨的鹅湖山,并且角度不同,造型各异。这一点,我们失之察觉,幸亏主人点破。正是,贴着鹅湖山下入闽道行走,鹅湖山恢宏的身影真的没有走远。也对,不是一块神奇的土地,史上的文坛佳话——两次“鹅湖之会”也许无缘上演。

新鲜好奇之中,中国词乡——稼轩乡的路牌提供了情报,百米之内就是心之所向的瓢泉。出浴般的几蓬毛竹和挺拔青翠的三棵脆皮松树间,藏着用青麻圆石砌成的“凹”字型矮墙。墙根静卧着两口若白若瓢的古拙岩泉。泉中落有飘离的黄竹叶,收到了反衬泉水清澈的奇异效果。两泉之间天生一条水流,看起来是一线挑两泉,任您想象,你说好似一对石娃子,我说如同担在肩上的一对打麻棵的石臼子。

或许,怕我们怀疑泉水的品质,一位男性中年劳动者,丢下手中的锄把,随手拿起墙头备用的水勺,舀了一瓢示范性喝了起来,我也跟着尝了一口,果真凉爽清甜,直沁心底。久久凝视这生生不息的瓢泉,似乎漫来了奇怪的幻觉,隐约看见辛弃疾神情飘然,把酒赋诗的身影。明明是两口朴素的泉眼,也仿佛是面镜子,不知疲倦地映照流动的历史。

有泉也有山,看看瓢泉背负的山,宛如“山山搭摆”无休止地伸向东西两端,亦似“山姑娘”尽情地摆起油绿的手袖。拜在山麓成片的良田,水银一般展示自己的阔绰和价值。后转身子,背山面北,眼前更为奇特,历来被形容推崇的“船形地块”,飘动在哗哗的桐木江和紫溪水之间。两水殷勤地朝拜了瓢泉之后,又合二为一,算是有礼数地打了一个照面,又马不停蹄向西奔涌。

难怪,辛弃疾来了就不想离开。在此绝佳宝地,他精心布点:除了在泉边建居第,建稼轩书院,在瓜

山上建有停云亭,在北部山麓建有吴宗祠。在水中,即两水合抱的吴堡洲“船形地块”中做了“山中咽飞泉,梦中断琴弦”的秋水堂,等等。尽管亭台楼榭,已经淹没在时光的尘埃里,但遗址尚存。多处散落着的柱础、青砖、条石、碎瓦和青石碑,好像在努力地拼图,为我们还原走远的日子。但也惋惜,这些岁月的行者,这些凝固的历史“碎片”,有的被农家拾用,成为院前屋后的“弃子”。

主人读懂了我们的的心思,指着身边一块大型展板推介起来,当地正在打造瓢泉生态文化公园,有的“散件”已被收回。瓜山的停云亭已完成重建,卵石山路“蛇行”到亭子,满足了开放条件。又指着脚下的石径说,这就是刚刚按辛弃疾休闲的线路修建的“辛公道”。它的那一端连着历史上的“斩马桥”和“斩马亭”。

轻轻地走在竹影披身的古道上,我们晃如穿行在时空的隧道,唯恐惊扰辛弃疾凝神的样子和与友人徜徉的影子。

1188年的冬天,同为主战派的陈亮,从浙江永康驰骋800里来瓢泉。瓢泉居策边有一条小河,不知是马疲劳还是不敢涉水,陈亮多次驱赶,马还是后退,陈亮怒而拔剑飞斩马首。这一情景正好被楼上的辛弃疾看见,本来有病在身的他,精神为之一振,便下楼迎客。一对铁杆交在此煮酒纵情、对词应诗,也深谈国事并同游鹅湖。虽然朱熹有事失约鹅湖,但有辛、陈两大巨擘,文学史上有名的第二次“鹅湖之会”正常上演。他们亲热十天,形影不离。好在还有辞赋成了接续的桥梁。辛弃疾的“长夜笛,莫吹裂”以及“看试手,补天裂”获陈亮“天下适安耕且老,看买犁卖剑平安铁!壮士泪,肝肝裂”的铿锵回应。后人为追忆这段英雄演义”,在小河上造石板桥叫“斩马桥”,在桥边建亭子叫“斩马亭”。现在桥与亭都以新面貌同前来瞻仰的人或游客见面。

他与文臣武将友好,与乡里乡邻也友爱。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“辛阁老”。民间尚在流传“斩马盟誓”等故事。

周易井卦现身婺源

汪稳生

近日,在婺源县思口镇西冲村发现一口道光年间古井,该井为村落七星井之一,超了地面的护石围栏中,有块青石上刻在“有孚井”字样,边上还有铭文,经仔细辨认,原来是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之井卦上六的前两句,其含意深刻。

井卦铭文:易井之上六:井收勿幕,有孚元吉,有孚谓其有源而不穷,故其;象'曰:元吉'在上',大成也。余凿是井,取此义,因名之曰'有孚'。道光十五年冬月康山主人”。

大致意思《象》曰:元吉在上大成也,井收勿幕。井的最上面不是开了一个口吗?井收也就是井口,勿幕勿其盖也,就是井盖,井口不要把盖子盖住,不把盖子盖住人类才可以食用,人们才可以使用它,有孚元吉,不要把盖子盖上,代表的是有诚信有诚意,它才会元吉,因为只有不把盖子盖上,人们随便使用它,这个井它才发挥它的井养之德,源源不断无穷无尽的来滋养人类滋养万物,井的德行它才能一直发挥,所以它叫元吉。

《象》曰:元吉在上大成也,大成怎样理解?就是不盖井盖的时候,大家随便可以取呀,井的使命就完成了,当然它会元吉,它自己成就了自己,本身的这个德行和功效,所以叫大成也。这位道光年间立凿立“有孚井”的康山主人是西冲人,性敦厚,看来也是一位文人雅士,自己出资凿井方便村人,还刻下了铭文。

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西冲村,位于婺源县中部思口镇西南隅,与儒商第一村——思溪延村相近,距县城紫阳镇约22公里,是名噪一时的徽州木商故里。原名叫西谷,南宋始祖俞世崇(公元1264年)建村,至今有756年历史。清代最为辉煌,现有居民138户,人口600

多人,存留明清古建筑、宗祠、私塾等40多幢。西冲村落选址时,山取其罗围,水取其回曲,基取其磅礴,址取其荡平。此处古树参天,六水朝西,三峰拱北,南屏绕翠,西谷藏烟,左庙传钟,甘泉献醇《西冲俞氏宗谱》记载,始祖俞世崇迁此时,正是因为“独爱西谷山环水抱,有田园之美,无市井之哗,爱筑室于斯,聚族于斯焉”。村落可以获得充沛的自然日照和开阔的视野,又可避免洪涝和有利排泄。西冲村对水的需求及对水的防范,是该村落选址的另一重要标准:“所谓水者,取其势之高燥,无使水近,亲肤而已,若水势屈曲而又环向之,又其第二义也。”西冲新近发现村址上有七星井布局,十分难得,婺源村落中极为少见的。西冲七星井为清道光年间所建,因为清中期村落兴旺,人口稠密。七井很有特色,位于村落上下部位,上面3眼,下面4眼,上下呼应。七井勾连,状如天上“北斗七星”格局,故名。西冲村不靠河,洪水季节,水质浑浊,不卫生;枯水季节,溪水又常干涸,不够饮用,村民只好饮用冬田里没有干枯的水。所以修建“七星井”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方便村民用水,除七星井外,西冲村还有—吴王井、长生泉、石壁井等。加之有七星井格局近水可以获得灌溉、洗涤、防火等便利。

在婺源乡村,古村落以七星井分布的为数不多,笔者知晓的只有婺源古县城有七星井布局。江泽民祖籍地江湾村七星井。西冲村七星井目前目有七眼已淹没,现存有四眼井,分别是齿德谦尊井、三房井、易井、有孚井。“孚”字中包含有“诚信”与“折服”的意思,现在很多公司起名“有孚”用的是“诚信”的意思。折射出婺源徽商诚信经营不欺诈的理念,也是徽商驰骋商海,称雄中国明清商界三百年精神的重要内核,发展之本。



灵西老街

毛小平



通过资料考证,灵西村明朝末年时由郑姓人来此开族建村,距今400余年历史。张姓较郑姓晚来此50余年,张姓是清朝顺治年间来的。郑、张二姓在此清渠开荒,围田耕种,看到遍野的茂密的芦苇草,还给灵西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别名——芦茅洲。灵西村以前的官方全称是:广信府兴安县廿七都龙魁社丁云里。

随着郑、张二姓的不断发展壮大,又陆续有许多姓氏迁入灵西,向郑、张二姓购买田地茶山,在此劳苦耕作,繁衍生息,灵西发展到现在,已有固定姓氏30多

个的大村了。到清朝乾隆时期,灵西街已非常有名了,与葛源街、霞坊街并称“兴安三街”。

灵西街全长近千米,宽一丈,分上街与下街,街道两旁是土木结构的商居两用房。上街聚居蒋、毛、徐、杨、王五姓,该五姓亲密往来,大事小情互相帮助,邻里关系非常友好和谐,这种和谐的邻里关系一直保持至今。毛姓人家开办了停车场,给来往的商人存放独轮车,还建有拴马亭,拴马亭内有马槽,可提供草料。王姓人家经营铁匠铺,既为本地人打造维修农具,也为

来往商人维修独轮车和铁制配件。

麦子、豆类、红薯灵西人称之为地货,是灵西地中的主产经济作物。灵西老街从上街到下街,经营了糕点、旅店、小吃、饭庄等各种店铺,土农工商交织往来,很是喧哗热闹。灵西街是南北走向,整个村的布局呈盘龙形,盘龙与繁荣谐音,足见灵西先人们的智慧与愿望!灵西的上街与下街,各有一口水塘,叫“烟火塘”。以前灵西街上的房屋多属木结构,且家家相连,户户相接,如果其中一家发生火灾,将连片遭殃,后果是很严重的。所以在村头与村尾挖了两口水塘,以此蓄水作灭火之用。

灵西在形成兴安三街的同时,虽店铺林立,生意兴隆,但最具地方特色的属挂面和谷酒,远近客商皆慕名而来,争相购买贩卖。灵西谷酒以纯粮酿造,以土方配制,传统工艺秘制而成,品质醇厚绵柔,清香四溢,被有见识的客商冠以“兴安茅台”的雅称。

在清朝早期,灵西村建起一座道家庙宇“三官殿”,供奉着天、地、水三官。庙宇建得很华丽,雕梁画栋,庙内台上“三官”形态栩栩如生,庄严肃穆地坐在椅上。天官居中,地官居左,水官居右,神情不怒自威。“三官殿”是灵西人的村庙,庙堂前面有块坪地,专门供香客点香焚纸,放鞭炮。因庙是木质结构,这样可以拒绝火种进庙,以免发生火灾。进正门便是主殿,主殿后面有院子,院内有天井,两边有厢房,院后又是一片空地。

到清朝中叶,灵西村已经是人口众多的大村,灵西街成了非常繁华的商业街了。由村里众乡绅倡议,决定在三官殿后面的空地上建造戏台——万年台。灵西自从建了万年台,每年农历八月都会演3天4夜的庙会。灵西属龙魁社,每年正月还要演社戏。社戏活动由本地有名望的乡绅富户组织,其目的是为了本村,在新的一年里“风调雨顺,人畜平安”!灵西在万年台(现称中山台)演庙会的习俗如今还在延续。

2017年灵西村建造了幸福楼,高大宽敞,结实美观的幸福楼,使异地搬迁的村民有了获得感,幸福快乐地生活。

舞出汉唐气象 呈现大爱温暖

——图说铅山县汉服文化协会抗洪救灾募捐义演活动

丁智

8月1日,铅山县汉服文化协会会员来到武夷山镇西坑村,展示大爱精神,开展抗洪救灾募捐义演公益活动,为受灾群众献上一台精彩的节目,并捐款捐物,为群众战胜洪灾鼓励加油。该次活动共筹得善款28550元。



出过武举人的上方岭

黄一亮

山高岭多,沟壑深切,这是铅山县天柱山乡的地理特点。

从天柱山乡治所高泉村,沿篁碧河左岸,一条古道,平缓进入,幽静的山间小村呈现在眼前。

与其它以山岭命名的村落不同,上方岭村地势不高,村名的由来,仅仅因为村子在郑家塘(高泉)村在上方,且有一条平缓的山岭。

上方岭村以邓姓为主,300年前,邓氏老祖携族人从安徽迁徙而来,在此地建村,繁衍生息。

上方岭虽小,却在清代出了个名人——武举人,因为在家族中排行老九,邓氏族人都亲切地称他邓老九。这是一个猛人,天生神力,勇猛无比。年轻时上山砍树,别人都两个人抬,他却是一个肩膀扛一根。村里打麻糍糍的石

臼,一手轻松举起,抛到空中,平稳接住,玩杂技一样。

但在族人的笑谈中,邓老九最出名的还是他的饭量。因为边吃边饿,吃饭就从来没有吃饱过。每逢村里有生日喜庆,不用人喊,他都会开心得去帮忙——做相帮管饭,这是山村的规矩。宴席之后,东家往往会专门摆酒席谢相帮,洗菜切菜炒菜捧菜烧火挑水洗碗等相帮,都放下心来吃。邓老九更是可以放开来吃了,很惬意。

后来考中了武举人,有了功名,自然不愁吃喝了。上方岭邓家族谱上有他的记载,门前的旗杆石墩,也告诉人们,这是真实的历史。

上方岭四面环山,竹木丰茂,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,也很适合避暑。

